

昔有樊寮至孝，内亲早亡，继事后母。后母乃患恶肿，内结成痈，楚毒难忍，夙（夙）夜不寐。寮即愁烦，衣冠不解，一月余日，刑（形）体羸瘦，人皆不识。寮欲唤师针灸，恐痛，与口于母肿上吮之，即得小差。以脓务数口流出，其母至夜，便得眠卧安稳。夜中梦见儿（鬼）来语母曰：“其疮上复得鲤鱼哺之，后得无病，寿命延长。若不得鲤鱼食之，即应死矣。”寮闻此语，忧心恐惧，仰面向天而叹曰：“我之不孝，今乃如此，十一月冬冰结凝之时，何由得此鱼食？”即抱母头而别，出行哭，悲啼泣泪，仰天而叹曰：“天若怜我，愿鱼感出，无神休也。”寮乃脱衣覆冰之上，不得鱼，遂赤体卧冰上。天知至孝，当寮背下，感出鲤鱼一双，心生欢悦，将归与母食之，及哺之于疮上，即得差矣。命得长远，延年益寿，乃得一百一十而终也。樊寮至孝，松柏终不改易。

昔有张嵩者，陇西人也，有至孝心。年始八岁，母患卧在床，忽思菹菜而食之。嵩闻此语，苍（仓）忙而走，向地觅菹菜，全无所得，遂乃发声大哭云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今得患，何时得差？天若怜我，愿菹菜化生。”从旦至午，哭声不绝。天感至孝，非时为生菹菜。遂将归家，奉母食之。因食菹菜，母得痊愈。嵩后长大成人，母患命终，家中富贵。所造棺槨坟墓，并自手作，不役奴仆之力。葬送亦不用车牛人力，惟夫妇二人，身自负上母棺，已（以）力擎于车上推之，遣妻牵挽而向墓所。其时日有卒风暴雨，泥涂没膝，然葬送道上，清尘而（不）起。嵩葬既讫，于墓所三年亲自负土培坟，哭声不绝，头发落尽，哭声不止。天知至孝，于墓所直北起雷之声，忽有一道风云而来到嵩边，抱嵩置墓东八十步，然始霹雳冢开，出其棺，棺额上云：“张嵩至孝，通于神明，今日孝感至诚，放母却活延命，更得三十二年。任将归奶侍奉。”闻者无不嗟叹斯事，自至今，未闻斯事。天子遂拜嵩为今（金）城太守，后迁为尚左仆射。事出《织终传》。

昔有焦华〔者〕至孝，长安人也，汉末时〔为〕尚书左仆射。其父身上患口，焦华甚有孝心，侍养父母，衣冠不解，昼夜忧心，恐惧所及。其父困患，华归家曰：“兄弟二人，父若不差，身死地下，谁当事父？”父曰：“当身长娇能非轻，不可绝其后嗣，汝更勿言。比来梦恶，定知不活，闻我精好之时，汝等即报内外诸亲，在近者唤取，将与分别。”华问父曰：“患来梦恶何事？”父曰：“吾梦见天人下来取我，语曰：‘汝欲得活，时得瓜（蒹）食之一顿，即活君也。而不得瓜食之，不经旬日，终须死矣。’今十二月非时，何由可得蒹食？是故知死。”华闻中气咽含悲，食饮不下，声塞顿绝，乃至十日，后始更苏。梦见

神唤焦华：“汝有孝心，上感于天，天使我送菰一双与汝来，君宜领取，与父充药。”华逐梦中跪拜而受菰。梦觉，即于手中有菰一双，香气满室，而奉其父，父得菰食，其病得差。故语云：“仲冬思菰告焦华，父得食之。”凡人须有善心，孝者天自吉之。事出《史记》。

昔皇（黄）帝时，有榆（俞）附者，善好良医，能回丧车起死人。榆附死后，更有良医。至六国之时，更有扁鹊。汉末，开肠，洗五脏，劈脑出虫，乃为魏武帝所杀。

昔有扁鹊，善好良医，游行于国。闻虢（號）君太子患病，死已经八日，扁鹊遂请入见之，还出语人曰：“太子须（虽）死，犹故可活之。”虢君闻之，遂唤扁鹊入活太子，遂还得活。虢君大悦，即赐金银宝璧与鹊，鹊辞而不受，虢君曰：“今活吾子，即事不违，乃不取受者，何也？”鹊曰：“太子命故未尽，非臣卒能活得。”遂不受之去也。

昔有管辂，字公明，善好良才。尔时六时中旬，行过平原，见一年少始可十八九矣，在道南刈麦然，管辂嗟叹而过。其年少问老人曰：“何以嗟叹？”管辂复问年少曰：“汝何字谁？”年少对曰：“姓赵，名颜子。”[公明]曰：“向者更无余事，直以怜卿好年少，明日午时忽然猝死，是故嗟叹也。”颜子问曰：“丈人岂非管辂？”曰：“我是。”颜子即叩头，随逐乞命，管辂曰：“命在于天，非我能活。[卿且去]，宜急告父母知，莫令忿忿（匆匆）。”颜子于是归家，速告父母，父母得此语已，遂即乘马奔赴，行至十里趁及，遂拜管辂，谂请之曰：“[小]儿明日午时将死，[管圣如]何忧怜，方可救命。”管辂曰：“君但且还家，备觅麋鹿脯一合，清酒一，明日午时克（刻）到君家，方始救之，未知得否？”其父遂即还，备觅酒脯而待之。管辂明日于期即至，语颜子曰：“卿昨日刈麦地南头大（桑）树下，有二人樗蒲博戏，今[卿]将酒脯往其处，酌合里置酒脯，往其处酌，他自取之。若借问于卿，嗔怒，[但向拜之，慎铁勿言，其中有一人救卿]，吾在此专待卿消息。”颜子行管辂之言，即将酒脯到大桑树下，乃见二人博戏，前后欲休，侍从非常。颜子遂酌酒与之，其人得酒即饮，贪博戏不看。饮酒欲尽，博戏欲休，北边坐人举头见颜子，忽然大怒（怒）曰：“小人，我遣你早去，因何违他期日？如午时不去，何由恁（能）仍酌我酒来。”颜子再拜，不敢更言。南边坐人语北边坐人曰：“凡吃人一食，惭人一色，吃人两食，与人着力。朝来饮他酒脯，岂可能活取此人？”北边坐人曰：“文案已定，何由可改！”南边坐人曰：“暂借文书看之。……[此年始十九，易可改之]。”把笔颠倒句着，语颜子曰：“你合寿十九即死，今放你九十合终也。”[自尔已来，世间有行文书颠倒者，即乙复]，因斯而起。回到家，见管辂，始语颜子曰：“北边坐人是北斗，南边坐人是南斗，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，见一人生，无量

欢喜。北斗注杀，见一人死，皆大欢喜，此之是也。”[事出《异勿（物）志》]。

昔齐景公夜梦见病鬼二虫（豎）得病，着人遂向外国请医人秦缓（缓）至齐国境内。景公夜梦，见病鬼作二枚虫，（豎）从景公鼻出，化作二童子，并着青衣，于景公床前而立，（-巾）相言语：“秦缓者，大好良医，今来入齐境内，必杀我二人，共作逃避之计。”有一童子不肯，[曰]：“天遣我等取景公，如何走去？你居膏（育）之上，我居膏育之下，针灸所不能及，医药所不能至，此是禁穴，纵秦缓至，能奈我何！”其二童子，还化作二虫，从景公口入肠中。梦觉，即知死矣。不经旬日，秦缓到来，遂与景公体（候）脉，良久，语景公曰：“病不可治也。”“何为？”“缘病鬼在膏育之上，膏育之下，此是禁穴，针灸所不能及，医药所不能至，必死矣，无知（可）奈何。”景公曰：“一如朕梦。”遂不治之。后加重赠，以礼发遣。秦缓去后，经三日便死。事出《史记》。

昔有刘安者，河间人也，年少时得病死，经七日而乃复苏。帝命然得归，遂能善卜，与人占之，上（尚）犹（尤）知未来之事，万不失一。河间有一家，姓赵名广，枋上有一白马，忽然变作人面，其家大惊怕，往问先生刘安。安曰：“此怪大恶，君须急速还家，去舍三里，披发大哭。”其家人大小闻哭声，并悉惊怖，一时走出往看。合家出后，四合瓦舍忽然大崩落。其不出者，合家总死。广于后更问[刘安曰：“是何灾异也？”安曰：“无他]，公堂舍西头壁下深入三尺，有三个石龙，今日灾祸已过，慎莫发看，发看必令人贫矣。若不发看，后克富贵，此是神龙[也。”而]广不用刘安之言，遂发看之，有一赤物大如屋椽，冲突出去上天。其后广家大贫困，终日常行乞食而活生命。事出《地理志》。

昔有辛道度者，陇西人也。在外游学，来至雍州城西五里，望见四合瓦舍赤壁白柱，有青衣女郎在门外而行。道度粮食乏尽，饥渴不济，遂至门前乞食，语女郎曰：“我是陇西辛道度，游学他方，粮食乏尽，希望娘子为道度向主人传语，乞觅一餐。”女子遂入告女郎，且说度语，报知女郎。女郎曰：“此人既远方学问，必是贤才，语客入来，我须见之。”女子还出迎来，然道度趋蹯而入，已至合门外，觉非生人，辞欲却出，遂不敢还，即却入见秦女。女郎相拜讫，度遂令西床上坐，女即东床上坐，遂即供给食饮。女郎即谕度曰：“我是[秦]文王女，小遭不幸，无夫独居，经今廿三年，在此棺圻之中。今乃与君相逢，希为夫妇，情意如何？”度遂乃数辞相问，即为夫妇之礼。宿经三日，女郎语度曰：“君是生人，我是死鬼，共君生死路殊，宜早归去，不能久住。”度曰：“再宿一夜而稠（稠）缪，今日以何分别？将何凭为信记？”女郎遂于后床上

，取九子鹿（麓）中开取绣花枕，价值千金，与度为信。其麓中更有一金枕，[度是生人，贪心金枕，乃不肯取绣枕，欲得金枕]。女郎曰：“金枕是我母遗赠之物，不忍与君。”度再三从乞金枕，女郎遂不能违，即与金枕为信。还遣青衣女子二人，送度出门外，忽然不见瓦舍，唯见大坟巍巍，松柏参天。度慌怕，冲林走出墓外，看之，怀中金枕仍在，遂将诣[秦]市卖之。其时正见秦文王夫人乘车入市观看，遂见金枕，识之，问度曰：“何处得之？”度与实言答之，夫人遂即悲泣，哽咽不能[自]胜，发使遂告秦王。王曰不信，遂遣兵士开墓发棺看之，送葬之物，事事总在，惟少金枕。解缚看之，遂有夫妇行礼之处，秦王夫妇然后欢喜，叹曰：“我女有圣德通于神明，乃能与生人通婚，真是我女夫。”遂封度为驸马都尉，劳赐以玉帛车马侍从，令还本乡。因此已来，后人学之，国王女夫名为“驸马”，万代流传不绝。事出《史记》

昔有侯霍，[白马县人也]，在田营作，闻有哭声，不见其形，经余六十日。秋间因行田，露湿难入，乃从畔上褰衣而入至地中，遂近畔边有一死人髑髅，半在地上，半在地中，当眼匡里一枝禾生，早以欲秀。霍愍之，拔却，其髑髅与土拥之，遂成小坟，从此已后，哭声遂即绝矣。后至八月，侯霍在田刈禾，至暮还家，觉有一人，从霍后行，霍急行，人亦急行，霍迟行，人亦迟行。霍怪之，问曰：“君是何人，从我而行？”答曰：“我是死鬼也。”霍曰：“我是生人，你是死鬼，共你异路乡，因何从我而行？”鬼曰：“我蒙君锄禾之时，恩之厚重，无物相报。知君未取妻室，所以我明年十一月一日，克定为君取妻，君宜以生人礼待之。”霍得此语，即忍而不言。遂至十一月一日，聚集亲情眷属，槌牛酿酒，只道取妻，本不知迎处。父母兄弟亲情怪之，借问，亦不言委由，常在村南候望不住。欲至晡时，从西方黄尘风云及卒雨来，直至霍门前，云雾闇黑，不相覩见。霍遂入房中，有一女子，年可十八九矣，并床褥毡被，随身资妆，不可称说，见霍入来，女郎语霍曰：“你何人，入我房中？”霍语女郎曰：“娘子是何人，入我房中？”女郎复语霍曰：“我是辽西太守梁合龙女，今嫁与辽东太守毛伯达儿为妇。今日迎车在门前，因大风，我渐出来看风，即还家入房中，其房此（不）是君房！”霍曰：“辽西去此五千余里，女郎因何共我争房？如其不信，请出门看之。”女郎[惊起]，出门看之，全非己之舍宅。遂于床后，取九子麓开看，遂有一玉版，上有金字分明，云：“天付应合与侯霍为妻。”因尔已来，后人学之，作迎亲版通婚书出，因此而起。死尚自报恩，何况生人。事出《史记》。

昔有侯光、侯周兄弟二人，亲是同堂，相随多将财物远方兴易。侯光货易多利，侯周遂乃损抑，即生恶心，在于郭欢地边杀兄，抛着丛林之中，遂先还家。光父母借问周：“汝早到来，兄在何处？”周答曰：“兄更廿年，方可到来。

“郭欢在田营作此地头，林中鸟鹊辽乱而鸣，郭欢怪之，往看，乃见一死人，心生哀愍，遂即归家，将锹镬则为埋藏，营作休罢，中间每日家人送食饭来祭之。经九十余日，粟麦收了，欲拟归家，遂辞死人，祝愿曰：“我乃埋你死尸灵在此，每日祭祀，经三个月，不知汝姓何字谁，从今已后[不]祭汝，汝自努力。”即相分别。后年四月，欢在田锄禾，乃有一人忽然在前头而立，问曰：“君是何人，乃在我前而立？”此人答曰：“我是鬼。”欢曰：“我是生人，你是死鬼，共你异路别乡，何由来也？”鬼曰：“蒙君前时恩情厚重，无物报恩。今日我家大有饮食，故迎君来，兼有报上之物，终不相违。”欢疑，遂共相随而去。神鬼覆荫，生人不见，须臾之间，引入灵床上坐。其祭盘上具有饮食，侯光共欢即吃直净尽，诸亲惊怪，皆道神异。须臾之间，弟侯周入来，向兄家检校，兄忽然见弟，语欢曰：“杀我者，此人也，生时被杀，死亦怕他。”便即畏惧走出。郭欢无神灵覆荫，遂即现身，从灵床上起来，具说委由向侯光父母兄弟，遂即将侯周送县，一问即口承如法。侯光父母赐欢钱物车马侍从，相随取儿神归来葬之。故曰：侯光作鬼，尚自报恩，何况生人。事出《史记》。

昔有王景伯者，会稽人也，乘船向辽水兴易。时会稽太守刘惠明当官孝满，遂将死女尸灵归来，共景伯一处。上宿忧思，月明夜静，取琴抚弄，发声哀切。时太守死女闻琴声哀怨，起尸听之，来景伯船外，发弄钗钏。闻其笑声，景伯停琴曰：“似有人声，何不入船来？”鬼女曰：“闻琴声哀切，故来听之，不敢辄入。”景伯曰：“但入有何所疑。”向前便入，并将二婢，形容端正，或（惑）乱似生人。便即赐坐，温凉以（已）讫，景伯问曰：“女郎因何单夜来至此间？”女曰：“闻君独弄哀琴，故来看之。女亦小解抚弄。”即遣二婢取其毡被，并将酒肉饮食来，共景伯宴会。既讫，景伯还琴抚弄，出声数曲，即授与鬼女。鬼女得琴，即叹哀声甚妙。二更向尽，亦可绸缪，鬼女歌讫还琴，景伯遂与弹，作诗曰：“今夜叹孤愁，哀怨复难休。嗟娘有圣德，单夜共绸缪。”女郎云：“实若愁妾恩，当别报道得。”停琴煞（然）烛，遣婢出船，二人尽饮，不异生人。向至四更，其女遂起梳头，悲伤泣泪，更亦不言。景伯问曰：“女郎是谁家之女？姓何字谁？何时更来相见？”女曰：“妾今泉壤，不覩已来，今经七载。闻君独弄哀琴，故来解释。如今一去，后会难期。”执手分别，忽然不见。景伯双泪冲目，慷慨畏辞，思忆花容，悲情哽咽，良久叹讫，即入船中而坐。渐欲天明，惠女尸边遂失衣裳杂物，寻觅搜求，遂向景伯船上得，即欲论官。景伯曰：“昨夜孤愁夜静，月下抚弄，忽有一女郎并将二婢来入我船，鼓琴戏乐，四更辞去。即与我行帐一具，缕绳一双，锦被一张，与我为信。我与他牙梳一枚，白骨笼子一具，金钏一双，银指环一双，愿女尸边检看，如无此物，一任论官。”惠明闻夫妇之礼，于后吉凶逆牙相追，闻者皆称“异哉”。

昔秦时韩陵守太守赵子元出游城外，见一女子，姿容甚美，年可十五六矣，问：“何处女子，独游无伴？”女子答曰：“女是客人，寄在城外，是以无伴。”太守不知是鬼，乃问之曰：“女能作衣以否？我家雇作衣。”女子曰：“善能作衣也。”即将女子至家。太守即将彩帛遣作衣裳，与钱五百文。三年之中，每来太守家内，为太守怜愍，恒多与价。[临欲去时，复重到太守家 念，复]赐金一枝，金钗两双，绢两疋，[女郎]再拜辞太守曰：“女明日日中即还乡里，不得来也。”[太守遣[人]送出门外，辞别而去。[明日，城南一百五十步乃有一冢，女死在下]，女父母[路还家]迎丧灵还家坟墓，在冢中发出棺木里得金钗无数，并金钗、绢两疋。其父母惊愕怪之，推寻此理，女庸（佣）力，[太守与之]。女死有此变异，计非通化，不可得知矣。[事出《晋传》]。

昔刘泉（渊）时，梁元皓、段子京并是平阳人也，小少相爱，对门居，出入同游，甚相敬重，契为朋友，誓不相遗。后至长大，皆有英艺之风，俱事刘泉，元皓为尚书左丞相，子京为黄门侍郎。虽即官职有异，二人相爱，晓夜不相离别，天子已下，咸悉知之。于后刘泉拜元皓为京州刺史，子京为秦州刺史，二人始相分别，各赴所任。经三年，元皓在京州卒，患失音而死，然元皓未送报之间，心忆子京，欲嘱后事，今为失音，无处申说，停经一句，神灵见身，不许殡葬，须待子京，妻子惊怕，莫知为计。元皓神灵，遂往秦州通梦与子京语曰：“因患命终，与弟面别，今得见弟。遗语妻子，不解吾语，方欲葬我，我未共弟别，停留在家，弟宜速去埋我。”子京睡中，忽然梦觉，而坐叹曰：“元皓何意死也，平生神灵与我殊别，计此梦中之言，必不虚也。”子京忽起，动表奏驰，驿马奔走，往到京州，具如梦中不虚也。失声大哭，死后再苏，欲至晡时，烦怨嗟叹。忽出门看，遂见元皓来至子京前，还似平生无异。元皓曰：“弟埋我，死将甘别，我卧处床西头函子中，有子书七卷，弹琴玉爪一枚，此法檀如意杖一所，与弟为信，愿弟领取，若相忆，取如（而）习之。”子京曰：“北来苍（仓）忙，身更无余物，遂乃解靴绦一双，奉上兄为信。”二人殷懃，遂相分别。子京还入，向元皓妻子具论斯事，元皓遂将子京奉上之绦作同心结，而系自身两脚，家人皆见云异哉。于是送葬已讫，子京乃还秦州。后经一年，云地下太山主簿崩，阎罗王六十日选择不得好人。皓忆子京，遂至王前，称秦州刺史段子京神志精勤，甚有实行，堪任为主簿，王可召而授之。王曰：“其寿命长短？”即令鬼使检子京账寿命，合得九十七，今[者始年]卅二，王曰：“虽是好入，年命未合死，不可中夭，追来驱使。”皓重启王曰：“以子京小来亲交，情同鱼水，若非实是好人，何敢谗举。皓往自唤取去，请与侍从，子京必当欢喜而来。”于是王即给皓行从并手力精骑，往秦州唤子京。皓遂变成生人，威仪队仗，乘马而行，众人见者，皆避道而过，欲至秦州，先遣人通

报。子京忽然惊愕，元皓已终，因何得向此来？遂出走迎，引入厅共坐。良久，供食酒脯讫，州县诸子及子京家口儿子，并言好客都来，不知元皓是鬼。酒食[讫]，二人相将入房而坐，元皓乃云：“王遣我唤弟来，拟与太山主簿，今弟须去。”子京心情不乐，忽然沥泪而言曰：“大丈夫秦州刺史，坊州牧伯，却为太山主簿，官位不可卑小？”元皓[曰]：“不然，生官贱，死官位不得相望。”元皓恐子京不肯去，遂起拔刀，即欲杀之，以见威力而逼。子京自知不免，即从乞假一年，元皓曰：“阎罗大王今见停选待弟，弟须去，更不得延迟。”子京曰：“若如兄言，岂敢违命，[可不放弟共妻儿取别]？”皓曰：“弟即云从命，且放弟再宿三日，日中克取弟来，[弟须]严备装束侍我。”于是二人相送而别。别后，子京即唤亲眷辞别，即令遣造棺木衣衾被褥所是送葬之具，事事严备。内外诸亲及州县官寮，悉皆怪之，即问曰：“使君家内，安然无事，造作凶具，拟将何用？”子京曰：“我共见梁元皓为朋友，其人先死，今已奏闻阎罗王遣唤我来，共他为期，不可失时。”子京则香汤沐浴，装束已了，出门遥望，正见梁元皓鞍马队仗到来。即语妻子眷属曰：“我今死矣。使君到门来，我不得久住，汝等共我辞别。[别讫]，取衣衾覆我面上。”遂即命终。子京死后一年，方来归舍，检校住三个月，还却去，见者并言异哉，方知子京为太山主簿非虚也。故语云：梁元皓命终天段子京。吉凶之利，事有万途，王子真（珍）得鬼力，段子京得[鬼]殃。故曰：为力不同科，此之是也。[事凶（出）《妖言传》]。

昔有段孝真者，京兆人也，汉景帝时，举孝真为长安县令。孝真志性清勤，歌扬声于遐外，孝真以所乘之马甚快，日行五百余里。雍州刺史梁元纬以帝连婚，倚恃形势，见真马好，遂索真马，真曰：“此马已老不堪，又是父所乘之马，不忍舍离，不敢辄奉使君。”赐厅而坐。纬恨嫌，即私遣人言道真取物，付狱禁身，不听家人往看。真知枉死，密使人私报其子：“刺史今为此马，欲杀我，恨汝等幼小，未得官府，汝等但买[细好]纸三百张，笔五管，墨十挺，埋我之时着于我前头，我自申论。”刺史于狱中自令棒杀。经一月余日，汉景帝大会群臣政朝之次，真即将表而诣殿前，将使君梁元纬事条。真即变为生人见身，道纬贪浊被枉杀臣，臣今录梁元纬罪状条目如右，伏愿陛下为臣究问。景帝收表讫，忽然不见孝真，景帝惊怪曰：“宇宙之内，未见此事。”遂捉梁元纬依状究问，其事是实。帝知枉杀孝真，即将梁元纬等罪人于真墓前斩之讫，遂拜真男为长安县令。莫言鬼无神异，段孝真神通感也。出《博物传》。

昔有秦始皇时，王道凭者，九 县人也。小少之时，共同村人唐叔谐女文榆花色相知，共为夫妇。道凭乃被征讨，没落南蕃，九年不归。文榆父母见凭不还，欲娉与刘元祥为妻。其女先与王凭志重，不肯改嫁，父母忆逼，遂适与刘元祥为妻，已经三年，女即悲死。死后三年，王凭遂却还家，借问此女在否

，村人曰：“其女适与刘元祥为妻，已早死来三年。”凭遂访知坟墓[处，往到墓]前三唤女名，悲哭哽噎，良久乃苏，达（遶）坟三匝，遂启言曰：“本存终始，生死契不相违。吾为公事牵缠，遂使许时离隔。望同昔日，暂往相看。若有神灵，使吾覩见，若也无神，从此永别。”其女郎遂即见身，一如生存之时，问谳（讯）起居：“本情契要至重，以缘父母忆逼，为君永世不来，遂适与刘氏为妻，已经三年。日夕相忆情深，恚怨而死。今即来还，遂为夫妇，速掘墓破棺，我必活矣。”凭曰：“审如此语，实是精灵通感，天地希有。一人信者，立身之本。”凭遂即发冢破棺，女郎即起结束，随凭还家。其后夫刘元祥惊怪，深怅异哉。经州下辞，言王凭，州县无文可断，遂奏秦始皇，始皇判与王道凭为妻，得一百十年而命终也。

昔有刘寄者，冯翊人也。将牛一头，向瀛州市卖，得绢二十三疋，回还向家。至城一百九十里，投主人王僧家止宿。王僧兄弟三人，遂杀刘寄，抛尸灵在东园[枯井]里埋之。然寄精灵通感，即夜向家属梦与兄云：“[昨向]瀛州卖牛，得绢二十三疋。回还去州，行至城南一百九十里里，[投寄主人王僧世家宿，为主人煞我，埋在舍东园里枯井中，取绢东行南头屋里]柜子中藏之。”然兄梦觉惊恐，今有斯事，烦怨思慕，其弟今被贼所杀，夜来梦属之言，必应有实也。遂即访问王僧家衣（之）舍，东园里[枯井]捉获弟尸灵，屋里南头柜中得本绢二十三疋，一如神梦之言。即捉王僧送州推勘，事事依实，都市（是）思寻鬼语，大有所凭，如此通于神明，坐作立报。事出《南妖皇（异）记》。

昔有周宣王，信谗言，枉杀忠臣杜伯。杜伯临死之时，仰面向天曰：“[杜伯无罪]，王曲取谗佞之言，枉杀臣。[今死矣，无罪知复何言。如其当先天下]，经三年，必杀王，王莫不知。”王知之，大怒曰：“我是万乘之主，纵枉杀三五人，有何罪过！”遂杀之。后更至三年，宣王遂出城田猎，行至城南[门外]，见杜伯前后侍从鬼兵队仗，乘赤马，朱笼冠，赫奕，手执弓箭，当路向宣王射之。[王]走退无路，百寮已下，咸而（面）见之。政射着王心，[王心痛]，便即还宫，不经三日，宣王死矣。古诗云：凡人不可枉杀，立当得报。事出《太史》。

昔有刘义狄者，中山人也，甚能善造千日之酒，饮者醉不亦千日。时青州刘玄石善能饮酒，故来就狄饮千日之酒，狄语玄石曰：“酒沸未定，不堪君吃。”玄石再三求乞取尝，狄自取一盏与尝。饮尽，玄石更索，狄知克醉，语玄石曰：“今君已醉，待醒再来，当共君同饮。”玄石嗔而遂去。玄石至家，乃醉死，家人不知来由，遂即埋之。至三年，狄往访之玄石家，借问玄石，家人惊怪，玄石死来今见三载，服满以除脱讫，于今始觅。狄具言曰：“本共君饮酒之时，计应始醒，但往发冢破棺，看之的不死尔。”家人即知狄语，开冢看之，玄石

面上白汗流出，开眼而卧，遂起而言曰：“你等是甚人，向我前头？饮酒醉卧，今始得醒。”冢上人看来，得醉气，犹三日不醒，是人见者，皆云异哉。

昔有吴王孙权时，有李纯者，襄阳纪南人也。有一犬，字乌龙，纯甚怜爱，行坐之处，每将随。后纯妇家饮酒醉，乃在路前野田草中倒卧。其时襄阳太守刘遐出猎，见此地中草木至深，不知李纯在草醉卧，遂遣人放火烧之。然纯犬见火来逼，与口曳纯牵脱，不能得胜，遂于卧处直北相去六十余步，有一水涧，其犬乃入水中，腕（宛）转欲湿其体，来向纯卧处四边草上，周遍卧[处]合（令）草湿。火至湿草边遂即灭矣，纯得免难，犬燃死。太守及乡人等与造棺木坟墓，高千余尺，以礼葬之，今纪南有义犬冢，即此是也。闻之者皆云：异哉，狗犬犹能报主之恩，何况人乎！

昔有李信者，陈留信义人也，为人慈孝，善事父母。年三十八，夜中梦见伺命鬼来取，将信向阎罗王前过，即判付司依法处分。信即经王诉云：“信与老母偏苦，小失父荫，今既命尽岂敢有违。但信母年老孤独，信今来后，更无人看侍，伏愿大王慈恩，乞命于后。”问信母年命合几许，鬼使曰：“检信母籍年寿命，合得九十，更余二十七年未尽。”王曰：“少在二十七年，亦矜放之。”鬼使更奏曰：“如信之徒，天下何限，今若放之，恐获例者众。”王闻此语，还判从死。鬼众嗔信越诉，遂截头手，抛着镬中煮之。于时大王使人唤来，却欲放信还家，侍养老母，鬼使曰：“你头手已入镬中煮损，无由可得。可借你别头手，着过王了，却来至此，与你好头手将归，慎勿私去。今缘事逼，且与你胡头，王且放归家侍养老母。”信闻放归，心生欢喜，便即来还，忘却放鬼使边取好头手。[忽]然梦觉，其头手并是胡人，信即烦恼，语其妻曰：“卿识我语声否？”妻曰：“语声一众，有何异也？”信曰：“我昨夜梦见异事，卿若晓起时，将被覆我头面。若欲送食至床前，闭门而去，自取食之。”其妻即依夫语，捉被覆之而去。及送食来，语其夫曰：“有何异事？”忽即发声被看之，乃有一胡床上而卧，其妇惊惧，走告姑曰：“阿家儿昨夜有何变怪，今有一婆罗门胡，在新妇床上而卧。”姑闻此语，即将棒杖乱打信头面，不听分疏。邻里闻声者走来，问其事由，信方始得说委曲，始知是儿，遂抱悲哭。汉帝闻之，怪而问曰：“自古至今，未闻此事，虽则假托胡头，孝道之至，通于神明。”即拜信为孝义大夫。神梦之威乃至如此，异哉！

昔王子珍者，太原人也，父母怜爱，叹曰：“我儿一身未得好学。”遂[遣]向定州博士边孝先生下入学。先生是陈留信义人也，其先生广涉稽古，问对无穷，自孔子歿后，唯有边先生一人，领徒三千，莫如归伏，天下之人，无有胜者，是以四海之内，皆就边先生学问。子珍行至定州境内三十里，在路侧槐树下止息。有一鬼变作生人，复如此树下止息，子珍信为生人，不知是鬼。珍[因

而问]曰：“君从何处来？”鬼复问珍曰：“年少从何处来？”珍答曰：“父母以珍学问浅薄，故遣我向定州边先生处入学，更无余事。”鬼复问珍曰：“年少姓何字谁？”珍曰：“姓王字子珍，太原人也。”鬼曰：“我是勃海人也，姓李名玄，父母早亡，兄弟义居，兄以我未学，遣我往于边先生处入学，于今已后，共卿同学。”珍见其年长，遂起拜玄为兄弟。同行至定州主人家，饮酒契为朋友，生死贵贱，誓不可相违。李玄在学三年中，才艺过于边先生，先生问李玄：“非是圣人乎，何故神明甚异于众？先自多能，今者不如李生也。更有何术？愿尔一法（说）。”李玄于是再拜边先生曰：“弟子宿会有缘，得先生教授，不知何意如此。”边先生即用玄为助教授，教授诸徒。皆威玄，感得学内，并皆无有非法，如有非法者，即当决罪。仍于私房，教子珍解义，如不得，即决罪。珍事玄喻如师父，更不自专，珍[之]学问，因此得成。后有太子舍人王仲祥，太原人也，先与子珍微亲，遂来过学，一夜同宿，乃觉李玄是鬼。明日路上，共珍执手取别，遂语珍曰：“我与弟亲故，今见异事，不可不道。弟今朋友，不得好人。”珍曰：“李玄今日若论学问，即是儒士君子，至容貌，世间希有，更嫌何事，云不得好人？”[祥曰]：“我之所论，非言[人事容貌。弟是生人，李玄是鬼]，生死有别，焉为朋友？弟若不信，今夜取新草一束，铺之而卧，弟与别头而卧，早起看之，弟卧处草实，鬼卧处草虚。”然后检草铺之，明日起看，果如仲祥之言，子珍始知是鬼。方便语玄曰：“外有风言，云兄是鬼，未审实否？”玄曰：“我是鬼也，昨[夜]王仲祥来，觉我是鬼，故语弟知。何人知我变化？但阎罗王见我年少，用我为省事，王以我学问不广，故遣我就边先生处学问。若三年即达，即与我太山主簿，如其不达，退入平人。蒙边先生教诲，不经周年，学问得达，以任太山主簿，已经二年，直为弟未还家，情恩眷恋，为此未去。弟今知我是鬼，私情畏惧，我亦不共弟同游，我宜还矣。我前者患背痛之时，直为言弟父之人道我阿党，不与判断，王不问委由，直决痛杖一百，是以背痛也。王更近来亲自执问判事，弟父今见身，实欲断入死簿。弟须急去家，父若犹生气，直将酒脯于交道祭我，三唤我名，即来救之，必得活矣。若气已绝，无可救济，知复奈何！知复奈何！弟今学问，应得成也，但好努力，立身慎行，我能与弟延年益寿，谕请上帝，与弟太原郡太守、光州刺史。”子珍遂与分别。去至家内，见父犹有气存，即将清酒鹿脯，往至交道祭之，三唤其名，应时而至，乘白马，朱衣笼冠，前后骑从无数，非常赫奕。别有青衣[童子]二人[前头]引道。与珍相见，还[如]同学之时，即问珍父患状如何，珍答曰：“父今失音不语，少有声气见存，愿兄救命。”即语珍曰：“[弟且合眼，将弟见父。”珍即合眼。须臾之间，玄将珍至阎罗王府门前，并向北。玄复语珍曰]：“向者欲将弟见父，父在狱中禁身，形容顛顛，不可看之，弟无劳见之

。今有一人着白袴，徒跣，戴紫锦帽子，手把文书一卷，是言弟父之人，即将后衙，向我前来。今与弟取弓箭在此专待专待，遥见来时，便射杀之，父患差矣。如不杀之，父入死簿，终不得活。”一言未绝之间，其人即来，玄即指示子珍：“此人是也，宜好射之。我须向衙头判事去，不得在此久住，他人怪我。”[玄]上衙去后，所言之人直来接近珍边过，[珍]便即挽弓而射之，乃看着左眼，失落文书，掩眼走出。珍即检取文书读看，文书两纸，并是父名。玄语珍曰：“[罗]王闻生人之鼻，弟须早去，不得久住在此，怨家人射着何处？”珍答曰：“射着左眼。”玄曰：“乃不见着要处，眼差还来相害。弟父今得片时将息，弟到家访觅怨家杀却，然得免其难。”珍[曰]：“实不知[怨家]何人是也？”[玄]又语珍曰：“但与弟旧怨者杀之。”当时烦恼与别，更审借问怨家姓名，弟但到家思维。珍即至家，与旧怨者亦无，唯失白公鸡，不鸣已经七日，不知何处，东西求觅，乃在笼中见之，瞎左眼而卧。珍曰：“我怨家者，即此是也。所射左眼、着白袴者，是鸡身，徒跣者，鸡足也；着紫锦帽子者，头上冠也，此是我怨家。”遂杀作羹，与父食之，因此病差也。子珍为太原郡太守。汉景帝时，拜子珍光州刺史，寿命得一百三十八年而终矣。天下得鬼力，无过子珍，故语曰：白公鸡不得畜，畜即害家长。白狗不得养，养即妨主人。此之为（谓）也。[事出《幽名（冥）录》]。

昔有田昆仑者，其家甚贫，未娶妻室。当家地内，有一水池，极深清妙。至禾熟之时，昆仑向田行，乃见有三个美女洗浴，其昆仑欲就看之，遥见去百步，即变为三个白鹤，两个飞行向池边树头而坐，一个在池洗垢中间。遂入谷（茭）底，匍匐而前，往来看之，其美女者乃是天女，其两个大者抱得天衣乘空而去，小女遂于池内不敢出池，其天女遂吐实情，向昆仑道：“天女当共三个姊妹，出来暂于池中游戏，被池主见之，两个阿姊当时收得天衣而去，小女一身邂逅中间，天衣乃被池主收将，不得露形出池。幸愿池主宽恩，还其天衣，用盖形体出池，共池主为夫妻。”昆仑进退思量，若与此天衣恐即飞去。昆仑报天女曰：“娘子若索天衣者，终不可得矣，若非吾脱衫，与且盖形，得不？”其天女初时不肯出池，口称至暗而去。其女延引，索天衣不得，形势不似，始语昆仑：“亦听君脱衫，将来盖我着出池，共君为夫妻。”其昆仑心中喜悦，急卷天衣，即深藏之，遂脱衫与天女，被之出池，语昆仑曰：“君畏去时，你急捉我着还我天衣，共君相随。”昆仑生死不肯与天女，即共天女相将归家见母。母实喜欢，即造设席，聚诸亲情眷，属之言曰呼新妇。虽则是天女，在于世情，色欲交合，一种同居，日往月来，遂产一子，形容端正，名曰田章。其昆仑点着西行，一去不还，其天女曰（自）夫之去后，养子三岁，遂启阿婆曰：“新妇身是天女，当来之时，身缘幼小，阿耶与女造天衣，乘空而来。今见天

衣，不知大小，暂借看之，死将甘美。”其昆仑当行去之日，殷勤属告母言：“此是天女之衣，为深举（弄），勿令新妇见之，必是乘空而去，不可更见。”其母告昆仑曰：“天衣向何处藏之，时得安稳？”昆仑共母作计，其房自外，更无牢处，惟只阿娘床脚下作孔，盛着中央，恒在头上卧之，岂更取得。遂藏弄讫，昆仑遂即西行。去后天女忆念天衣，肝肠寸断，胡至意日无欢喜，语阿婆曰：“暂借天衣着看。”频被新妇咬齿，不违其意，即遣新妇且出门外小时，安庠入来，新妇应声即出。其阿婆乃于床脚下取天衣，遂乃视之。其新妇见此天衣，心怀怆切，泪落如雨，拂模形容，即欲乘空而去，为未得方便，却还付与阿婆藏着。于后不经旬日，复语阿婆曰：“更借天衣暂看。”阿婆语新妇曰：“你若着天衣弃我飞去。”新妇曰：“先是天衣，今与阿婆儿为夫妻，又产一子，岂容离背而去，必无此事。”阿婆恐畏新妇飞去，但令牢守堂门。其天女着衣讫，即腾空从屋窻而出，其老母捶胸懊恼，急走出门看之，乃见腾空而去。姑忆念新妇，声彻黄天，泪下如雨，不自舍死，痛切心肠，终朝不食。其天女在于阎浮提经五年已上，天上始经两日。其天女得脱到家，被两个阿姊皆骂老（-土+才），你共他阎浮众生为夫妻，乃此悲泣啼泣泪其公母。乃两个阿姊语小女曰：“你不须干啼湿哭，我明日共姊妹三人，更去游戏，定见你儿。”其田章年始五岁，乃于家啼哭，唤歌歌娘娘，乃于野田悲哭不休。其时乃有董仲先生来贤行，知是天女之男，又知天女欲来下界，即语小儿曰：“恰日中时，你即向池边看，有妇人着白练裙，三个来，两个举头看你，一个低头佯不看你者，即是母也。”田章即用董仲之言，恰日中时，遂见池内相有三个天女，并白练裙衫，于池边割菜。田章向前看之，其天女等遥见，知是儿来，两个阿姊语小妹曰：“你儿来也。”即啼哭唤言：“阿娘。”其妹虽然惭耻不看，不那肠中而出，遂即悲啼泣泪。三个姊妹遂将天衣，共乘此小儿上天而去。天公见来，知是（外）甥，遂即心肠怜愍，乃教习学方术伎艺能。至四五日间，小儿到天上，状如下界人间，经十五年已上学问，公语小儿曰：“汝将我文书八卷去，汝得一世荣华富贵，傥若入朝，惟须慎语。”小儿选（旋）即下来，天下所有闻者，皆得知之，三才俱晓，天子知闻，即召为宰相。于后殿内犯事，遂以配流西荒之地。于后，官众游猎，在野田之中，射得一鹤，分付厨家烹之，厨家破割其鹤嗉中，乃得一小儿，身長三寸二分，带甲头牟，骂辱不休。厨家以事奏上官家，当时即召集诸群臣百寮、及左右问之，并言不识。王又游猎野田之中，复得一板齿，長三寸二分，賣（賈）将归回，搗之不碎，又问诸群臣百官，皆言不识。遂即官家出勅，颁宣天下，谁能识此二事，赐金千斤，封邑万户，官职任选，尽无能识者。时诸群臣百官，遂共商议，惟有田章一人识之，余者并皆不辩。官家遂发驿马走使，急追田章到来，问曰：“比来闻君聪明广识，其（甚）事

皆知，今问卿天下有大人不？”田章答曰：“有。”“有者谁也？”“昔有秦故彦是皇帝之子，当为昔鲁家斗战，被损落一板齿，不知所在。有人得者，验之官家，自知身得。”更款问曰：“天下有小人不？”田章答曰：“有。”“有者是谁也？”“昔有李子敖身長三寸二分，带甲头牟，在于野田之中，被鸣鹤吞之，犹在鹤嚙中游戏，非有一人猎得者，验之即知。”官家道好。又问：“天下之中有大声不？”章答曰：“有。”“有者何也？”“雷震七百里，霹雳一百七十里，皆是大声。”“天下有小声不？”章答曰：“有。”“有者何也？”“三人并行，一人耳声鸣，二人不闻，此是小声。”又问：“天下之中，有大鸟不？”田章答曰：“有。”“有者何也？”“大鹏一翼起西王母，举翅一万九千里，然始食，此是也。”又问：“天下有小鸟不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有（者）何是也？”“小鸟无过鷦鷯之鸟，其鸟常在蚊子角上养七子，犹嫌土广人稀，其蚊子亦不知头上有鸟，此是小鸟也。”帝王遂拜田章为仆射。因此以来，帝王及天下人民，始知田章是天女之子也。

《史记》曰：孙元觉者，陈留人也，年始十五，心爱孝顺。其父不孝，元觉祖父年老，病瘦渐弱，其父憎嫌，遂缚筐輦弃深山。元觉悲泣谏父，父曰：“阿翁年老，虽有人状，昏耄如此，老而不死，化成狐魅。”遂即輦父弃之深山。元觉悲啼大哭，随祖父归去于深山，苦谏其父，父不从。元觉于是仰天大哭，又将輦归来。父谓觉曰：“此凶物，更将何用？”觉曰：“此是成熟之物，后若送父，更不别造。”父得此语，甚大惊愕：“汝是吾子，何得弃我。”元觉曰：“父之化子，如水之下流，既承父训，岂敢违之。”父便得感悟，遂即却将祖父归来，精勤孝养，倍于常日。孔子叹曰：“孝子不违其亲，此之为也。”《英才论》云：“郑弘仁义，与车马衣物让弟，不自着衣，名流天下，举为郡，位至司徒也。”

昔有郭巨者，字文气，河内人也，家贫，养母至孝。巨有一子，年始两岁，巨语妻曰：“今饥贫如此，老母年高，供慙孝养，恐不安存。所有美味，每减与子，令母饥羸，乃由此小儿。儿可再有，母难重见，今共卿杀子，而存母命。”妻从夫言，不敢有违。其妻抱子往向后园树下，欲致子命，巨身掘地，欲拟埋之，语其妻曰：“子命尽未？”妻不忍即害，必称已死。巨掘地得一尺，乃得黄金一釜，釜上有铭曰：“天赐孝子之金，郭巨杀子存母命，遂赐黄金一釜，官不得夺，私不得取。”见金惊怪，以呼其妻，妻乃抱子往看，子得平存未死，妻乃喜悦。遂即将送县，县牒上州，州送上台省，天子下制，金还郭巨，供养其母，标其门闾，以立孝行，流传万代，后汉人也。

昔有丁兰者，河内人也。早失二亲，遂乃刻木为母，供养过于所生之母。其妻曰：“木母有何所知之，今我辛勤，日夜侍奉？”见夫不在，以火烧之。兰即夜中梦见亡母语兰曰：“新妇烧我面痛。”寢寐心惶，往走来归家，至木母前

，倒卧在地，面被火烧之处。兰即泣泪悲啼，究问不知事由，妻当巨讳，抵死不招。其时妻面上疮出，状如火烧，疼痛非常，后乃求哀伏首，始得差也。

昔刘向《孝子图》曰：有董永者，千乘人也，小失其母，独养老父，家贫困苦，至于农月，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，与人客作，供养不阙。其父亡歿，无物葬送，遂从主人家典田，贷钱十万文，语主人曰：“后无钱还主人时，求与歿身主人为奴一世常（偿）力。”葬父已了，欲向主人家去。在路逢一女，愿与永为妻，永曰：“孤穷如此，身复与他人为奴，恐屈娘子。”女曰：“不嫌君贫，心相愿矣，不为耻也。”永遂共到主人家。主人曰：“本期一人，今二人来，何也？”主人问曰：“女有何伎能？”女曰：“我解织。”主人曰：“与我织绢三百疋，放汝夫妻归家。”女织经一句，得绢三百疋，主人惊怪，遂放夫妻归还。行至本相见之处，女辞永曰：“我是天女，见君行孝，天遣我借君偿债。今既偿了，不得久住。”语讫，遂飞上天，前汉人也。

昔有楚王夫郑袖，年老不共同床席，王遂遣之。有一美妾，怜爱非常，袖心恨怨，不出其口，遂于私处语妾曰：“王看你大好，惟憎你鼻大。”其妾因此已后，见王掩鼻。楚王私处问袖曰：“妾近来见我，掩其鼻，何也？”袖对曰：“王身体腥臭，是以掩鼻。”更不思虑，遂遣人入割却其鼻，由不虑也。

《史记》曰：孔嵩者，山阳人也，共乡人范巨卿为友。二人同行，于路见金一段，各自相让，不取遂去。前行百步，逢锄人语曰：“我等二人见金一段，相让不取，今与君。”其人往看，唯见一死蛇在地，遂即与锄琢之两段，却语嵩曰：“此是蛇也，何言金乎？”二人往看，变为两段之金，遂相语曰：“天之与我此金也。”二人各取一段，遂结段金之交。

《史记》曰：楚庄王夜梦共后宫美女并诸群臣饮酒，烛灭未至之间，有一臣来逼于女，女即告王：“有一臣无礼逼妾，妾则挽其冠缨而断。”王遂遣左右且止其烛，莫交而入。遂令诸臣悉挽缨而断，始听烛入，莫知谁过也。王曰：“饮人枉药（狂乐），何得责人具礼。”其后数年，晋国兵马数百万众来攻楚，楚人正马单枪，不惜身命，直来左右冲突，晋军兵马百万余众，并皆退走无路，遂令晋军大败，收军而还。楚王曰：“在阵没身救朕者，谁也？”唤来。帝问曰：“君是何人，能济寡人之难？”仕曰：“臣是昔有（者）断缨之人也，当见王赦罪，每思报君恩也。”王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不可偿也。”

昔孔子游行，见一老人在路，吟歌而行，孔子问曰：“验（脸）有饥色，有何乐哉？”老人答曰：“吾众事已毕，何不乐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何名众事毕也？”老人报曰：“黄金已藏，五马与绊，滞货已尽，是以毕也。”孔子曰：“请解其语。”老人报曰：“父母生时行供养，死得葬埋，此名黄金已藏。男已娶妇，此名五马与绊。女并嫁尽，此名滞货已尽。”孔子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皆是也。”

昔周国有一人空车向鲁国，鲁国有一人负父逐粮，疲困不得前进。齐人遂与鲁人载父，行六十里，始分别路而去。后齐人遭事楚身狱中，妇来送食，语其夫曰：“君从小已来，岂可无施恩之处？不见有一人来救君之难。”其夫语妻曰：“卿向鲁市上唱声大唤言曰：‘齐人空车，鲁人负父。齐人遭难，鲁在何处？’如此必应有人救我命也。”其妇遂用夫言，往至鲁市中唤曰：“齐人空车，鲁人负父。齐人遭难，鲁在何处？”唱声未了，即有一人不识姓名，来唾妇耳中，更无言语，遂还去也。妻至暮间，更送食来，其夫问妻曰：“卿鲁市上得何消息？”妻对夫曰：“唯有一人密来唾新妇耳中，即去也，更无余语，不得姓名。”其夫曰：“出口入耳，必是好事，应有一人救矣。”即至其夜，乃来穿地作孔，直向牢里取得齐子，遂免死也。时人云：齐人空车，鲁人负父，此之为（谓）也。

昔有楚王共群臣坐食，菹中布（有）水蛭，惠王欲击出，恐法厨官，遂即裹而食之。惠王先患冷病，因食蛭，病遂吐。（底本原文至此已完）

昔有随侯国使，路由汉水边转头□□出，随侯怜愍下马，水中而去，达到齐国。经余一，见一小儿，形容端正，手（抱）之而问曰：“卿今是何处？”小□（）儿□答曰：“我是汉水神龙，颺出□□破。当尔之时，性命转然，蒙君□□，将此珠以报大恩。”侯曰：“我本□头上血流，我心怜愍，以杖拨□□□□身，何敢取君珠也。”小（下缺）

羊角哀得左伯桃神梦曰：“昔日恩义甚大，生死救之。”遂即将兵于墓大战，以（击）鼓动劔，大叫挥之，以助伯桃之战。角哀情不能自胜，遂拔劔自刎而死，愿于黄泉相助，以报并粮之恩。楚王曰：“朋有（友）之重，自刎其身，其（奇）哉，奇哉也！”